一四六：麥奇回來了

島情　夏洛桑

時間像流雲逝水，一瞬眼工夫，四年過去了。

子薇始終沒再得到麥奇的信息。儘管她沒把麥奇忘懷，然而，她到底把那虛無遙遠的夢埋到心靈的墓穴中去，然後接受了現實——接受了頌之純樸眞誠的愛。

頌之早在心底裡深愛着子薇，而他們這幾年來經常在一起，子薇對他產生情愫，那也是很自然的事。這時候，頌之的弟妹都完成了中學課程，基本上可以自立了，他的担子已輕，諾言也履行了，於是就想到爲自己的終身大事打算一下。

頌之還覺得，以子薇現在這種孤伶伶的情形，也實在應該早點結婚。就年齡來說，頌之已經三十多歲，子薇也廿五、六歲了，都應該結婚了。於是，他們開始談婚論嫁。

但是，世事好像總是作弄人的。就在這時候，麥奇却出現了！

他從法國回來了，並且在一家電視台負責美術工作。子薇和頌之是從報紙上知道這個消息的。

——麥奇回來了！這怎麼辦呢？

這個消息就像一顆炸彈，在子薇和頌之的心湖中炸開了。這時候，他們都在痛苦與矛盾中掙扎着。

麥奇沒來找他們，他們也沒急於去找他。而不久，又有了麥奇的消息——留法畫家麥奇的個人畫展將在大會堂舉行。

這時，子薇的心裡也有主意了，她要自己冷靜下來，拿起理智的利斧，去劈斷那些感情的亂絲亂麻！

麥奇畫展開幕那天，子薇送了一個大花籃去，並且親自去捧場。走進展覽廳，她的心「卜通卜通」地劇跳着。

「小姐，請簽個名吧！」接待處的女孩子把一管毛筆遞給她。

碧姬果然在第四夜之後，已嘗到「順利之樂」，雖然俊男保和，有天生的妙處。兩個去訪巴黎「吃瓦片飯的」（即房屋介紹經紀人），看了三四處，在蒙森堡公園南門不遠，找後一條有許多樹木的草地住宅，一大一小。將這整個天台，裝作了一大間「屋頂花園」。「小的出租，你先生兩個人，全巴黎……。」說罷大笑，大家也笑了。

就此付款，給了兩份門匙，付了經紀佣金——簽了草約。

他們刻不容緩，當日午後，便由旅館搬來了。碧姬上學，午後四五時回來，她十分勤勞，每天買菜回家，保和名義上住學園和菲菲家裡，佔多數時間，他住在瑪麗和這屋頂花園。瑪麗因他忙着主持學園，最近又須代馬丹姆管理全部得自老伯爵的遺產，又明顯地他和菲菲是未婚同居，所以瑪麗半均一週，有兩次和他過夜。「爲了新鮮，你在我這裡時間多，這樣可不好。」這天碧姬由後梯上來，附近的幾個小學生，在叫她「姐姐」，她不料保和在午睡。開門進入時，他沒有醒，天熱了，他只着一條短運動褲，上身赤膊，睡的好甜。

「啊，今天禮五，他不用下午去學園。」碧姬放好了買的東西，將功課書本也安置好，便換了便衣，獨自去先淋浴。她輕輕過臥房，忽然失笑——「怎麼了？太難看了！」原來甜睡的美男子在做春夢，巍巍然，不好看。她取毛巾被爲他蓋好，他翻身醒了——「呀，你回來啦？我睡得正好——一個怪夢，夢見你赤身游泳。」她撫慰他，吻着說：「應有節制，你已經連着第六天了！」

三二六：必有災難

仁義堂別墅

乃對方同黨，竟然爲蘇絲絲求情，請求對方放小姐一馬。

阿芒用刀柄擂佢一下，曰：「細佬，唔好咁多情，靚女不止你啱，我哋都啱！」

方剛曰：「兩位大哥，我實係有急事，我畀個表加千零蚊，亦值四萬銀，唔該放我。」

阿芒曰：「唔好再嘈，否則有難，我講說話盡過相命佬！」

方剛曰：「大佬，我不是嘈，講下道理而已，又何必動氣呢，你哋是否想屈我。」

阿芒陰惻惻笑曰：「睇下點，不過你有乜值得屈。」

方剛曰：「然，我眞係有家底，左手來，右手去，有乜積蓄。」

發仔喝曰：「夠嘞！唔好再嘈口水！」

方剛不敢再出聲，發仔曰：「靚女，你亦唔好嘈，否則，必有災難。」

發仔將架車駛入郊區押方剛由車房行上二樓，拖盲公一樣，直至入了密室。

阿芒推佢坐低，曰：「我大佬一陣會來見你。」

方剛處此境地，只有聽天由命。

不久，阿占着了附同面罩之長袍，行入密室，一手扯去方剛之盲公鏡。

方剛乍見强光，又見一條高大影子，企在面前，幾乎嚇死。

阿占曰：「方剛，我手足有冇難爲你？」

方剛曰：「冇，有，你手足幾好。」

阿占曰：「咁就好，我畀D嘢你睇喇。」

阿占伸手入袍內抽出一張相片，遞到方剛眼前，原來係另一欵方剛舌耕大特寫，方剛估不到自己舌耕時之惡形惡相，但所耕之田，只得一窟，亦不知係邊一塊田。

方剛意念電轉之際，阿占曰：「乜你靠口舌食飽者乎？」

天堂夢斷

文-司明　畫-家秭

穿長裙不宜跳的士高

七點二十五分，李薇下樓候十分鐘，大肥佬坐一輛私家車來，當她登車，他告訴她是白牌。她要他選食肆，他選了銅鑼灣一家叫「老正興」的菜館，既抵，他要飲紹興酒，菜是兩人合點的，後來他盛讚那味「煎糟」的糟味夠濃，李薇搶付了賬。他們跳上的士後，他告訴司機何往，是要送李薇到夜總會。車開，大肥佬對李薇道：「紙送你到門口了，你自己簽鐘，我今天遲回去不好意思，推說與股東吃飯談公事呢。」

「應該早些回去。」李薇說。

大肥佬把李薇的手袋搶來塞入一捲綠色的鈔票，她料是美鈔，他即把手袋還她又道：「不成敬意。」

「你太客氣了。」李薇說。

的士在夜總會門口停下。李薇吻了大肥佬左頰後，落車。當進夜總會換上禮服，她看手袋中的美鈔，是十張一百元票面的美鈔。

十點，李薇給史丹拉帶到齊先生身旁。這時菲律賓歌星在唱懷舊英文歌「交換舞伴」，齊先生問李薇道：

「喜歡跳華爾滋嗎？」

李薇已站起。後來她感到齊先生跳得好呢！跳了兩次華爾滋返座，她對她道：

「舞曲，不論潮與新潮各有優點。」

「我穿了近乎曳地的長裙不宜跳的士高呢！」她說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當然指舊層今年？」

「新層太長了。」

史丹拉來要李薇過柏，齊先生對李薇說：

「我等你回柏。」

「等到幾時？」李薇問。

「等到你來爲止。」（三二八）

「齊先生也穿得整齊。」

「幾時我穿了運動裝來，我們到的士高去。」

「好的，我穿牛褲仔。幾時？」

「這幾天比較忙些。」

「忙着吃年夜飯？」

「是的，今年中我們一定成功。」

心之人

天鈞主權　鑫主編

天台花園天然金屋　八二三

風言蜂語

弊害？

當局對囚犯每年派烟支出五十餘萬元。

不是說吸烟危害健康嗎？

有此可能

警方將收緊申請遊行發牌條件。

不怕有人指爲不民主？

不能倒退

公僕不接納私人薪酬趨勢。

這才是皇家工的特點。

天涯俠客無刀

十八：老奸巨滑

高立一口應允，當下衆人聯袂返回巧帮杭州分舵。歐陽凱不見米豐登，乃問道：「副舵主去何處？」

一名弟子答道：「副舵主帶人在林老闆家四週佈防，尚未回來。」

歐陽凱再問：「杭州附近可有什麼强盜？」

那弟子回道：「獨行盜倒是有幾個，成羣結夥的則方圓二三十里未有所聞。」

高立插腔問道：「可知有在顎上寫着身份？」

余顧南脫口道：「有問題！高兄，今早你在巷內是如何受制於人的？」

高立紅着臉道：「俺是被人突然以指封住羣穴的！」

「正是如此！」余顧南倏地站了起來，說：「能夠以指，一下子封住他人之穴道，而且是在倉促之間，証明此人武功和經驗絕非一般强盜能及，但看張四那副表現，又分明是下三流之人物，他們怎會有這樣的高手？」

高立又是一愕，道：「那人也許就是他們的老大！」

「不可能！這樣的高手，竟這麼大的氣力，只求勒索咱們兩百兩銀子？完全不通！」余顧南踱起步來，邊思索邊道：「莫非他們誘了你，有未爲人知的目的？」

高立抓抓頭皮，道：「有點道理，不過，俺又不是什麼大人物，他們沒有理由……」

余顧南忽然大叫一聲：「他們的目的，是爲了阻止咱們返西湖搬屍！但……這對他們又有什麼好處？」

歐陽凱道：「這件事看來簡單，裡面可能十分複雜，值得仔細推敲一下！」

高立道：「請諸位推敲推敲，俺先去找師妹，待會兒再見！」

高立插腔問道：「可知有人在林老闆家四週佈防，尚未回來。」

歐陽凱再問：「杭州附近可有什麼强盜？」

那弟子回道：「獨行盜倒是有幾個，成羣結夥的則方圓二三十里未有所聞。